

最後的自梳女 二之：復籍



絕大多數倖存自梳女紛紛恢復國籍。

漂泊半生 歸根廿載

老耄媽姐復籍夢圓

【編者按】

電影《桃姐》裡，劉德華與葉德嫻一段主僕情感動海外；去年底，順德、東莞四十六名「海歸」自梳女重獲戶口。一時間，自梳女、媽姐（讀音馬姐）成公眾焦點，究竟她們是什麼人？為什麼終身不嫁？又是如何失去與恢復國籍？「姑婆屋」如今猶存嗎？本報推出自梳女系列報道，揭開一幕幕鮮為人知的女性奮鬥史。

去年底，在廣東省順德、東莞兩地僑務團體機關熱心協力下，46名「海歸」自梳女重獲戶口。事件揭露一群上世紀30年代到南洋當住家女傭的媽姐，漂泊半生貢獻家鄉，但當告老返國後，卻因海外身份，不能恢復國籍，公民養老待遇她們享不到，苦無依靠下甚至未能安享晚年。歸國20年後，如今，她們終能領養老金、享醫保社保，但遺憾的是，仍有部分復籍無期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郎平、熊君慧

梁檢群，東莞望牛墩上合村人。十八去，八十歸，當她重新成為中國公民之後，已經是94歲高齡。老人拿到復籍證書和戶口本後顯得很平靜，但她年過七旬的弟弟三次泣不成聲，「回來了，總要有個戶口才叫落葉歸根，現在我覺得很安慰。」上合村的陳有娣依然記得，當她抵達新加坡做工的地點時，一些即將返鄉的年老同胞數着錢對她說：「這裡地上都是錢，慢慢賺吧。總會回去的。」2011年9月7日，拿證的那天，陳有娣比平時早起一個小時，還將小辮子整齊而巧妙地盤起來。

順德冰玉堂媧姑太特別，她沒有堅持自梳到底，而選擇了結婚。不過，先生去世和女兒出嫁後，媧姑太就回到老家。如今，她又更進一步恢復中國國籍。為何不留在新加坡跟着女兒養老呢？老人反問說，「老了，86歲了，跟着她幹嘛？」

46名自梳女先行

梁檢群、陳有娣、媧姑太都是上世紀30年代數以千計往南洋打工的自梳女。梁園雖好，終非故土。絕大多數南洋自梳女最終選擇葉落歸根。她們普遍已在90歲以上。陳有娣甚至不記得自己多少歲，也不記得生日。她的年齡坐標是本村的同齡老人，那個老人100歲了，於是，她也就100歲了。工作人員為她確定了一個法律意義上的出生時間——「1911年1月1日」。

2011年1月21日，首批14名恢復中國國籍的自梳女都來自順德冰玉堂。此後，東莞市32名自梳女也順利復籍。東莞目前倖存自梳女約60名，其中南洋媽姐46人，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數字相比，後者去世近半；除了無法辦證的，約七八成已恢復國籍。順德30多名倖存者中23人為海外身份，恢復國籍的也超過一半。

國家是最後歸宿

為什麼她們要在國家身份之間騰騰？老有所養是第一考慮。媽姐們真正攢足養老錢的很少。梁檢群18歲下南洋，當時家裡兄弟姊妹九人，生活困難，一家人靠她打工的收入幫補家用。回國後，她從攢下的10萬元中拿出一筆錢蓋了間房，然後靠積蓄獨自生活，坐吃山空，日漸窘迫。失能，積蓄耗盡，是她們最大的顧慮。沒有國籍和本地戶口，就不能享受醫保和社保，珠三角富裕農村每年的分紅也沒有份。有的姑太生病住院，一次花去幾千元，壓力很大。恢復

國籍前，順德均安鎮僑聯需要為她們遞交特殊申請，才能享受住院醫療的社保優惠，但不能享受門診優惠。

無力出國續簽證

衰弱到無法跨國奔波辦理簽證，也是迫使她們選擇恢復中國身份的原因之一。在回國之初的頭幾年，部分老人還偶爾返回東南亞，辦好簽證再回來，隨後就慢慢失去聯繫，直到護照失效甚至丟失。十二姑抱怨，手續複雜難懂，而且每隔一年半要跑到香港甚至回新加坡辦理，非常不便。沒有中國身份還會帶來遺產繼承問題或生活不便。東莞常平鎮的周月笑姑太舉例說，供電公司要求辦理銀行賬號用來代扣電費，但是她沒有身份證，只能用簽證去辦銀行賬號。但最擔心的還是醫保無法落實，畢竟年老病多，於是十有七八提出恢復國籍。周姑太說，「在那邊老了，搵不到食，現今中國又咁好，是不是？本來也是中國人，應該給中國人身份。」



祭祀是姑太不可缺少的一項生活。



老有所保是姑太們恢復國籍的動力。

暮年感慨無子女送終

採訪中記者發現，姑太雖大多進入老耄之年，但仍然講究儀表，衣着整潔，面容慈祥，依稀看得出年輕時姣好的容貌，應該不乏追求者。這些女子為什麼在豆蔻年華拒絕美好的愛情，而選擇一生獨守？

黃瑞雲姑太說，她和姐姐都曾經有不少男孩追求。「年輕時有男孩喜歡我，我壓根就不理睬他們，嫌他們窮，賺錢還不如我們女仔。」瑞雲姑太說，「曾有印尼男孩多次寫信給姐姐表達愛慕，姐姐與我商

量此事。我回信給姐姐說，當地人太窮了，結婚之後沒有機會回家鄉，你趕緊和他斷了。」

經濟獨立 拒嫁異鄉

黃瑞雲是姊妹中少數真正攢足養老錢的一位，她將積蓄投資兩塊地建房，現有8間房出租，每月可收幾千塊租金，每月花1600元請保姆

照顧。不過，姑太心中仍認為，養老送終還應有子孫陪伴。膝下無兒的孤獨，到了晚年顯得格外淒涼。即便是冰玉堂的姐妹也日漸凋零，過去每天有幾十位姑太打天九，但現在越來越少。說到這，瑞雲姑太輕輕搖了搖頭，「如果知道結婚後可有子有女，以後有人養老送終，可能我就結婚，不梳起。」

「特別通道」姍姍來遲

歸鄉易，復籍難。為了戶口，梁檢群弟弟為她經歷了一場漫長的超級馬拉松，姐姐回國14年，他就奔走了14年。周姑太透露，她們也在五六年前提出過恢復國籍，不過得到的答覆是辦不了。

順德破冰東莞隨行

改變力量來自順德。2009年3月，順德均安鎮聯合順德區歸國華僑聯合會，向公安部門遞交申請，希望按特殊情況處理，恢復自梳女國籍。廣東省公安廳出入境管理部門兩度派人尋覓戶籍證據，2010年12月14名自梳女獲得公安部正式批准。

順德率先破冰後，東莞市公安局出入境部門聯合僑務局和多個鎮政府部門，也對自梳女群體進行調查，幫助辦理手續。最終，歷時7個多月，符合申請條件的32名自梳女全部領到恢復國籍證書。

廣東省公安廳非常重視自梳女恢復國籍工作，直接派人送材料去北京，請求特事特辦，審批進程因此快很多。警方還專門制訂詳細的工作方案，專人專責，限時入戶核實。

黑戶難越數道門檻

仍有少數自梳女遇到身份的麻煩，成為黑戶。因為南洋護照失效或丟失，她們既無法獲得南洋的承認，也無法被中國所接納，恢復國籍成為難以實現的最後夙願。

順德均安鎮工作人員表示，除了戶籍證明，她們還要滿足幾個條件，包括有地方住宿、有子侄承諾贍養等。對少數姑太而言，仍然無法逾越上述門檻。

橫瀝老院一位原籍油榨村的90歲姑太，她70歲的弟弟此前曾向有關部門提出過姐姐恢復國籍的要求，但有人向他索賄三十萬，最後家人放棄。雖然沒有國籍，敬老院也按照五保戶標準接納了她。

回國15年至今難入籍

也有的老人似乎對恢復國籍並不在意。東莞橫瀝鎮田頭村梁麗瓊回來近15年，一直是黑戶狀態。鎮政府按照困難歸僑每月給她發放600元，侄子以月薪2000元請了一個護工照顧。雖然沒有醫保，幾個月前她在常平人民醫院看頭疼花費1.8萬多元，政府仍報銷了1萬元。老人表示沒想過恢復中國國籍，侄子在旁邊插話說，「無所謂，反正都是共產黨養着。」



黃姑太展示自己恢復國籍後取得的身份證。

自梳習俗

自梳女是19世紀到20世紀中期出現在珠三角的特殊獨身女性群體，又稱媽姐、馬姐、姑婆、姑太，崇尚獨身主義，主張自力更生。清末民初，順德繅絲業發達時，女工中的自梳群體最為鼎盛。到了1930年代，由於繅絲業式微，自梳女紛紛南下香港、或移居南洋當住家女傭（即「媽姐」）。

有關自梳女的確切起源，學術界在內沒有人知道。由於過去視女子不嫁為不祥，因此自梳女把頭髮按已婚婦女樣式梳起來，消除家族害怕上天降罪懲罰的心理。而白衫黑褲梳長辮則是媽姐的招牌打扮。

我湊大李光耀子女

歐陽煥燕：照料李家兩兄妹

在順德留洋自梳女中，職業生涯最為輝煌的是今年94歲的歐陽煥燕。燕姑太18歲時隨表姐到新加坡，先是在著名華僑陳嘉庚家裡工作了9年；日軍侵略，陳家回重慶，她到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家當工人。李家小姐李璋玲是她一手帶大，李光耀長子李顯龍從牙牙學語到出國留學，她一直看護着，前後40幾年。1986年，年近70的歐陽煥燕回鄉探親，之後就沒離國了。2005年，李璋玲聯絡上她，向這位湊大自己的媽姐寄上全家福，相片後寫着：「您是我們成長歲月中美好的記憶，我乘此良機，向您說一聲『謝謝』。」

黃齊歡：只喝白咖啡

93歲的姑太黃齊歡是這群特立獨行的自梳女出洋打工的縮影。12歲時，她隨堂姐到香港打工，兩年後坐船到新加坡，直到14年後才第一次回老家，隨後再次「過番」，在新加坡度過了70餘年。在冰玉堂，大家稱她為十二姑太。回國15年，至今已吃新加坡的咖啡糖、榴槤糖，喝新加坡咖啡，還愛吃咖哩。吃魚只吃鹹水魚，不吃河魚，嫌有河泥味。「有侄子在新加坡，每年給我寄兩次東西，夠我用一年了。」十二姑太樂呵呵地邀請記者喝侄子從新加坡寄來的白咖啡。

貢獻家鄉 故土反哺

「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鬢毛衰，是對出洋自梳女最貼切的寫照。」熟悉自梳女歷史的東莞老人坤叔說，每個自梳女的背後，都有一個悲慘的故事。她們大多數是為了貧窮家庭裡的兄弟做出犧牲的人，付上自己的青春和相伴一生的落寞。均安鎮沙頭村委員黃先生表示，沙頭村1900年前後去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媽姐最多，她們每隔一兩年把工資、衣服、食物、藥品、用具等郵寄回來，對當時村民來說解決很多生活方面的問題。此外，自梳女還熱心家鄉事務，比如捐建或翻修小學、祠堂、村福利會等。

付出青春 老人院渡餘生

在慷慨幫助家人和故鄉的風光背後，隱藏着她們含辛茹苦的歲月。陳有娣8歲喪母，「家裡很窮，沒飯吃才去新加坡的。」在駛往新加坡的船上，大海茫茫，魚在船邊跳躍，把她嚇得不得了。然而，做媽姐並不輕鬆，有段時間陳有娣要洗七個人的衣服，兩手生瘡「慘過天天擔擔」。接到戶口本後，她最高興的是終於可以去老人院了，此前她因無國籍而被謝絕。